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五下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少陰病脈證併治法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己曰陽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裏寒也與桃花

湯固下散寒

張隱菴曰合下三節言少陰水陰之氣不能上濟其君火熱傷經脈下入募原而為下利膿

血之證也桃花湯主之者赤石脂氣味甘溫主養心氣療腹痛治下利膿血一半全用者取

其圓赤象心以養心氣心主血也一半篩末者取其散於經脈而外達於孫絡配乾姜粳米

以溫養其中土蓋血脈本於中焦所化也赤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或曰赤石脂即桃

花石也

程郊倩曰便膿血而傳自下利是由胃中濕邪下乘而入於腎也實是腎陽不足不能載土

所以有此石脂塞其下源則水可截乾姜粳米溫補中焦則土可升苟不知此而漫云清滌

腎氣之寒土從水崩而陽氣脫矣

金鑑曰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下利便膿血者是熱傷營也而不

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

按此條經文諸說紛紜莫宗一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五下

後學吳考槃編次

三二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九七主之

三三少陰病二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三三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九八主之

三三五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九九不差者與桔梗湯百

三三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百一主之

三三七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百二及湯百二主之

三三六少陰病下利白通湯百四主之

三三六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夏主之服湯

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三三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

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

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百六主之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三三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百七大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三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三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三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三三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

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三三少陰病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五下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少陰病脈證併治法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己曰陽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裏寒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

張隱菴曰合下三節言少陰水陰之氣不能上濟其君火熱傷經脈下入募原而為下利膿血之證也桃花湯主之者赤石脂氣味甘溫主養心氣療腹痛治下利膿血一半全用者取其圓赤象心以養心氣心主血也一半篩末者取其散於經脈而外達於孫絡配乾姜粳米以溫養其中土蓋血脈本於中焦所化也赤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或曰赤石脂即桃花石也

程郊倩曰便膿血而傳自下利是由胃中濕邪下乘而入於腎也實是腎陽不足不能載土所以有此石脂塞其下源則水可截乾姜粳米溫補中焦則土可升苟不知此而漫云清滌腎氣之寒土從水崩而陽氣脫矣

金鑑曰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下利便膿血者是熱傷營也而不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

按此條經文諸說紛紜莫宗一

名家
是余從
金鑑

陳脩園曰少陰病寒化太過則閉藏失職而下利熱化太過則陰絡受傷而便膿血須知便膿血者大腸鬱化之腐膿與陰絡之血相併而出與下利清穀不同也以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

一斤一半全用一半歸末

乾薑

兩一粳米并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成無己曰瀉可去脫赤石脂瀉以固腸胃辛以散之乾薑之辛以散裏寒粳米之甘以補正氣

柯韻伯曰石脂性瀉以固脫色赤以和血味甘而酸甘以補元氣酸以收逆氣辛以散邪氣故以為君半為塊而半為散使濁中清者歸心而入營濁中濁者入腸而止利火曰炎上又火空則發得石脂以瀉腸可以遂其炎上之性矣炎上作苦佐乾薑之苦溫以從火化火鬱則發之也火亢則不生土臣以粳米之甘使大有所生遂成有用之火土中火用得宣則水中火體得位下陷者上達妄行歸原火自升而水自降矣

王晉三曰石脂入手陽明干薑粳米入足陽明不及於少陰者少陰下利便膿血是感君火熱化太過閉藏失職關閭盡撤緩則亡陰矣故取石脂一半同乾薑粳米留戀中宮載住陽明經氣不使陷下再納石脂末方寸匕留藥以沾大腸截其道路庶幾利血無源而自止其

腎藏亦安矣。

張令韶曰：陰絡傷則便血，赤石脂色赤而性澁，故能止下利膿血。乾薑、粳米溫補中焦以資養血脈之源，所以治之。

金鑑曰：少陰寒邪多利，清穀少陰熱邪多便膿血。日久不止，關門不固，下焦滑脫矣。此方君以體膏性澁之石脂養脂腸以固脫，佐以味甘多液之糯米益氣以滋中，則雖下利日久中虛液枯，未有不愈者也。其妙尤在用乾薑少許，其意不在溫而在散火鬱，借此以開膿血無由而化也。若一服愈，餘勿服者，以其粘澁之性甚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己曰：二三日以至四五日，寒邪入裏深也。腹痛者裏寒也。小利不利者，水穀不別也。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腸胃虛弱，下焦不固也。與桃花湯固腸止利。

方中行曰：腹痛寒傷胃也。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者，胃傷而土不能制水也。便膿血者，下焦滑脫也。石脂之澁固腸，虛之滑脫，乾姜之辛散胃虛之裏寒，粳米甘平和中而益胃，故三物者所以為下利便膿血少陰之主治也。

喻嘉言曰：治下必先和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不知熱邪扶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少佐乾姜之辛以散之也。

湯之辛熱
瀉腸何哉

按既是熱邪填塞不用白頭翁湯之苦寒泄熱反以桃花

張隱菴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不從微汗而解。則內傷經脈。至四五日入於太陰之脾。絡致腹痛。脾不轉輸。故小便不利。經脈傷而下入募原。故下利不止。便膿血。桃花湯主之。魏荔彤曰。此證乃熱在下焦。而薰蒸中焦。使氣化因熱鬱而不行。大便因熱盛而自利。生久而下利不止。將腸胃穢濁之物。如膿帶血。盡隨大便而下。熱一日不消。利一日不止也。

柯韻伯曰。本證與真武大同。彼以四肢沉重疼痛。是為有水氣。此便膿血。是為有火氣。安益不清火。反用溫補。蓋治下焦水氣。與心下水氣不同。法下焦便膿血。與心下痛。心中煩。亦應異治。也。心為離火。而真水居其中。法當隨其勢之潤下。故用苦寒以泄之。坎為水。而真火居其中。法當從其性之炎上。故用苦溫以發之。火鬱於下。則尅庚金。火炎於上。則生戊土。五行之理。將來者進。已往者退。土得其令。則火退位矣。水歸其職。腹痛自除。膿血自清。小便自利矣。故制此方。不清火。不利水。一惟培土。又全賴乾薑轉旋。而石脂稔米。得收平成之績。此名桃花者。取春和之義。非徒以色言耳。

汪詒菴曰。便膿血者。固多屬熱。豈無下焦虛寒。腸胃不固。而便膿血者乎。若以此為熱邪。仲景當用寒劑以徹其熱。而反用石脂乾薑辛熱固瀉之藥。使熱閉於內。而不得泄。豈非關門養盜耶。此證因虛以見寒。故用甘辛溫瀉之劑。以鎮固之耳。

舒馳遠曰。此二條桃花湯證。嘉言以為少陰熱邪。詔菴又謂下焦虛寒。二說紛紛不一。究竟

桃花湯皆不合也。若謂熱邪充斥下奔而便膿血者，宜用阿膠、芩、連等藥。其下焦虛寒而為滑脫者，又當用參、朮、桂附等劑。而桃花湯於二者之中，均無所用之。總緣仲景之書，悲叔和不能盡得其真，也能無憾乎？

黃坤載曰：二三日以至四五日，水寒土濕，愈久愈盛，脾陷肝鬱，二氣逼迫，是以腹痛。木鬱不能行水，故小便不利。木愈鬱而愈泄，水道不通，則穀道不斂，故下利不止。木鬱血滯，寒濕腐敗風木，摧剝，故便膿血。粳米補土而泄濕，乾薑溫中而驅寒，石脂斂腸而固脫也。

陳修園曰：少陰病君火之熱化太過，自二日陽明主氣之期，得燥氣之助而更甚。過少陽之三日，陽經已遍，至四日太陰，以及五日正為少陰主氣之期，熱氣欲奔注而下利。其未利之前，必先腹痛。下利則水液全歸於大腸，其未利之前，必先小便不利。旋而下利不止，其便非清穀而為膿血者，以桃花湯主之。

唐容川曰：熱化太過，奔注下利，此說非也。厥陰篇泄利後重，方是熱太過，奔迫下注也。此篇一則曰下利，再則曰下利不止，無後重之文，知是虛利，非實證也。故用米以養中，薑以溫中，石脂以填塞中宮，觀赤石禹餘糧之填塞止利，便知此方亦是填塞止利矣。利止則膿血隨之以止，蓋膿血原是熱所化，今因脾虛寒用從治法，引少陰之熱，使就歸於中土，則火來生土而不往干經脈，斯膿血亦因以止也。然從治誘敵之法，止可暫用，不可久用。恐久仍化熱，而又動膿血矣。故戒曰：一服愈，餘勿服，以免過劑反增變也。下節又言下利使膿血者可刺。

隱見下利當溫而溫藥又恐不能去血脈中之熱宜分頭施治內用溫藥以止其利而其外則可用鍼刺以瀉血脈中之熱則瀉經脈而不動臟寒溫臟寒而不犯經脈為至妙也蓋此證是脾土有寒心經有熱熱化膿血寒為利不止桃花湯正治利不止反治便膿血再加刺之法則是桃花湯專止利刺法專治膿血此等虛中實證急難下手故仲景亦慎之又慎用脂米極多而用薑極少恐其多則動血也脂米補而質柔則不犯血脈以免動血此等難措手處非閱歷不知

章虛谷曰邪熱傷少陰下焦氣化不宣二便失度腸胃血液下溜此少陰熱而太陰寒故腹痛也脾弱不能攝血致血液挾邪熱而下利不止不從少陰主治以赤石脂質重下達而瀉者堵塞大腸乾姜粳米溫養脾胃使脾胃輸化則三焦氣順二便自調偏寒偏熱之病調之以復陽和如春氣融而桃花豔故以之名湯

桃花湯方見

周禹載曰少陰傳經熱邪也陰經循行於裏故腹痛下利仲景反用大溫如赤石脂乾姜治之何意豈但療腹痛下利止血有同功耶蓋下利至於不止熱勢已大衰而虛寒溢起矣故非固脫如赤石脂不能愈也且石性最沉味澀易滯不以辛散之味佐之不能取效加粳米者脾與胃先得其養不特中和已也然則半全半末者意仲景為便膿血非細故欲全力土脫特用石脂勸許但全用則氣味不出純末則又難於下咽殆亦斟酌其當而為之者歟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成無己曰下焦血氣留聚腐化則為膿血刺之以利下焦宣通血氣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兩節言病在經脈而為下利便膿血者可刺以明便膿血之在經脈也
張路玉曰先下利日久而後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先下利而下利便膿血則可刺經穴
若刺經穴不愈則當從事白頭翁湯設更咽乾心煩不得眠則又須黃連阿膠湯為合也
林瀾曰刺者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也下利便膿血既主桃花湯矣此復云可刺者如唐證利
不止復利其小便與五苓散以救石脂禹餘糧之窮故此一刺亦以輔桃花湯之所不逮也
周禹載曰三條俱便膿血而此用刺法者何夫刺所以通經氣也桃花湯所以固脫也乃一
法通因瀉用一法通因通用者因病情有虛實之分亦治病有新久之別歟不可不加審也
柯韻伯曰便膿血亦是熱入血室所致刺期門以瀉之病在少陰而刺厥陰實則瀉其子也
金鑑曰可刺仲景未言可刺何穴常器之云可制足少陰幽門交信郭雍曰可灸考幽門二
穴在鳩尾下一寸巨闕兩傍各五分陷中治瀉利膿血刺五分灸五壯交信二穴在內踝上
二寸少陰前太陰後廉筋骨間治瀉利赤白刺四分留五呼灸三壯二說皆是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成無己曰吐利手足厥冷則陰寒氣甚煩躁欲死者陽氣內爭與吳茱萸湯助陽散寒

方中行曰吐則耗陽利則損陰厥冷者陰損而逆也煩躁者陽耗而亂也茱萸辛溫散寒暖

胃而止嘔。人參甘溫益陽固本而補中。大棗助胃益脾生薑嘔家聖藥四物者為少陰扶陽之所須也。

程知曰吐利陰邪在裏上干脾胃也厥冷陽不溫於四肢也煩而躁則陰盛之極至於陽氣暴露擾亂不寧也證至此幾瀕危矣非茱萸之辛溫無以降陰氣之上逆非人參薑棗之甘溫無以培中土而制腎邪也躁煩與煩躁亦有別躁者陰躁煩者陽煩躁煩者言自躁而煩是陰邪已外道也煩躁者言自煩而躁是陽氣猶內爭也其輕重淺深之別學者宜詳審之張隱菴曰此下五節論少陰神機逆於經脈而為病者首節言不能會合於中土二節言不能通貫於三焦三節言不能自內至外四節言不能自下而上五節言或從經脈而出或從中土而出所以總結上文之意也少陰病吐利者神機不能交會於中土故上吐而下利土氣內虛不能充達於四肢故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少陰神機挾寒邪而逆於經脈心脈不能下交於腎則煩腎脈不能上通於心則躁上下經脈之氣不交故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吳茱萸具木火之性能溫中土而使神機內轉薑棗參棗辛甘之味能補精汁而使經脈流通神機轉而吐利除經脈通而煩躁寧矣

程郊倩曰溫法原為陰寒而設顧真寒類多假熱凡陰盛格陽陰證似陽等皆少陰中盡戩人耳目處須從假處勘出真因方不為之牽制如吐利而見厥冷是胃陽衰而腎陰併入也誰不知為寒者顧反見煩躁欲死之證以誑之不知陽被陰拒而置身無地故有此象吳茱

莫湯挾木力以益火勢則土得溫而水寒却矣。

柯韻伯曰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脛而言此云手足是指指掌而言四肢之陽猶在岐伯曰四末陰陽之會氣之大畧也四街者氣之經絡也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從合故用吳茱萸湯以溫之吐利止而煩躁除陰邪入於合者更得從陽而出乎井矣。

尤在涇曰此寒中少陰而復上攻陽明之證吐利厥冷煩躁欲死者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故以吳茱萸湯溫裏散寒為主而既吐且利中氣必傷故以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為輔然前條云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復以吳茱萸湯主之者彼為陰極而陽欲絕此為陰盛而陽來爭也病證則同而辨之於爭與絕之間蓋亦微矣或云先厥冷而後煩躁者陽欲復而來爭也先煩躁而四逆者陽不勝而欲絕也亦通郭白雲云四逆而煩躁者不問其餘證先宜服吳茱萸湯四逆而不煩躁者先宜服四逆湯四逆下利脈不出者先宜服通脈四逆湯此三者治少陰之大法也。

金鑑曰名曰少陰病主厥陰藥者以少陰厥陰名合病證同情異而治別也少陰有吐利厥陰亦有吐利少陰有厥逆厥陰亦有厥逆少陰有煩躁厥陰亦有煩躁此合病而證同者也少陰之厥有微甚厥陰之厥有寒熱少陰之煩躁則多躁厥陰之煩躁則多煩蓋少陰之病多陰盛格陽故主以四逆之薑附逐陰以回陽也厥陰之病多陰盛鬱陽故主以吳茱萸之

辛熱迅散以通陽也。此情異而治別者也。今吐而不吐，虺手足厥冷，故以少陰病名之也。蓋厥冷不過肘膝，多煩而躁欲死，故屬厥陰病主治也。所以不用四逆湯而用吳茱萸湯也。舒馳遠曰：吐利厥冷，純陰無陽，加之煩躁，恐其陽欲亡而陰將竭，利未止，陰尚在也，可用吳茱萸湯。以下其逆。人參薑棗溫補脾胃，重用附子以急回其陽，則了無餘義。不然，恐延至陰盡，不可為矣。

章虛谷曰：五行生剋之理，火生土，水生木，土剋水，水剋土。土剋水者，制也。少陰為寒水之臟，而元陽實根於中寒邪傷之，陽衰陰盛，水助木邪來犯中土，吐利交作，四肢稟氣於脾胃，脾胃陽亡，故手足厥冷。木邪肆橫，則煩躁欲死，故以吳茱萸平肝邪。人參薑棗以固中土，方為合法。羅天益曰：仲景之法，於少陰則重固元陽，於厥陰則重固生氣。厥陰肝木雖為兩陰交盡，而一陽之真氣實起其中。此之生氣一虛，則三陰濁氣直逼中土，不惟本經諸證悉具，將陽明之健運失職，以致少陰之真陽浮露而吐利厥逆煩躁欲嘔種種叢生矣。吳茱萸得東方震氣，辛苦大熱，能達木鬱，直入厥陰降其陰盛之濁氣，用以為君。人參秉中和正氣，甘溫大補，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垂絕之生氣，用以為臣。佐薑棗和胃而行，四末斯則震坤合德，木土不害。一陽之妙用成，而三陰之間無非生生之氣矣。諸證有不退者乎？按少陰之藏皆本而復交會於中土者也。若陰陽之氣不歸中土，則上吐而下利，水火之氣不歸中土，則下躁而上煩。中土之氣內竭，則四肢逆冷，而過射膝法在不治。仲景取吳茱萸大辛大溫之威，烈佐人參之沖和以安中氣，薑棗之和胃以行四末，專求陽明是得絕處逢生之妙。

柯韻伯曰五藏更相生不生即死少陰之生氣注於肝陰盛水寒則肝氣不舒而木鬱故煩躁肝血不榮於四末故厥冷木欲出地而不得出則中土不甯故吐利耳病本在腎而病機在肝不得相生之機故欲死勢必溫補少陰之少火以開厥陰之出路生死關頭非用氣味之雄猛者不足以當絕處逢生之任也吳茱萸辛苦大熱稟東方之氣色入通於肝肝溫則木得遂其生矣苦以溫腎則水不寒辛以散邪則土不擾佐人參固元氣而安神明助薑棗調營衛以補四末此撥亂反正之劑與麻黃附子之拔幟先登附子真武之固守社稷者最足而立也

陳蔚曰少陰之藏皆本陽明之水穀資生而復交會於中土若上吐下利則中土大虛中土虛則氣不行於四末故手足逆冷中土虛不能導手少陰之氣而下交則為煩不能引足少陰之氣而上交則為躁甚則煩躁欲死方用吳茱萸之大辛大溫以救欲絕之陽佐人參之沖和以安中氣薑棗和胃以行四末師於不治之證不忍坐視專求陽明是得絕處逢生之妙所以與通脈四逆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三方鼎峙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

成無己曰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邪自陽經傳於少陰陰虛客熱下利咽痛胸滿心煩也與豬膚湯調陰散熱

喻嘉言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此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

豉立猪膚湯一法也。蓋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也。

張隱菴曰：夫少陰神機內合三焦，少陰病下利，則下焦生氣不升，咽痛則上焦火氣不降，胸滿則中焦樞轉不利，心煩者神機內逆於經脈也。神機內逆，不能合三焦而遊行旋轉，故以猪膚湯主之。猪乃水畜，能助水精而上滋其火，熱膚遍週身，能從皮膚而內通於腠理，蜂採四時之花以釀蜜，粉為中土之穀而四散熬香者，稼穡作甘，其臭香。溫分六服者，溫經脈而分布上下四旁，土氣充盛，三焦之氣外行肌腠而內通經脈矣。

程郊倩曰：下利雖是陰邪，咽痛實為急候，况兼胸滿心煩，誰不曰急則治標哉？然究其由來，實是陰中陽之液從下溜而不能上蒸，故有此。只宜猪膚湯潤以滋其土，而苦寒在所禁也。周禹載曰：仲景於少陰下利心煩，主用猪苓湯於咽痛者，用甘草桔梗湯，一以導熱滋陰，一以散火開邪，上下分治之法，亦云盡矣。今於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四證兼見，則另立猪膚湯一法者，其義安在？彼腎司開闔，熱耗陰液，則胃土受傷而中滿不為利，減龍火上結，則君火亦熾而心主為之不寧，故以諸物之潤，莫猪膚若。况猪屬亥水畜也，且性趨下，氣味甘寒，復加白蜜，全不以既利復潤稍介意者，止以下利正因燥劫也。燥潤津回，則利自止而火亦得下矣。加白粉者，以固中也。此等立法，識見力量，不可端倪，非聖人其孰能之？

柯韻伯曰：少陰下利，下焦虛矣。少陰脈循喉嚨，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咽痛胸滿心煩者，腎

火不藏循經而上走於陽分也。陽併於上，陰併於下，火不下交於腎，水不上承於心，此未濟之象。猪為水畜，而津液在膚。君其膚以除上浮之虛火，佐白蜜白粉之甘瀉，心潤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自除而下利止矣。

唐容川曰：少陰所以咽痛者，少陰經脈夾咽，邪迫結於咽則痛。義本易知，而張註必執定少陰之樞旋轉為解，則義反多隔。此凡四節言咽痛止，是少陰經脈夾咽之痛也。又此下利是鬱熱下注之利，如四逆散之下利，是柯註解為水在下而火不能下濟，亦非也。蓋火不濟是虛寒下利，仲景必曰四逆逆冷，或曰下利清穀，或曰自利不止。若此節止有下利二字，則非虛寒下利之類，且合胸滿心煩論之，則知胸滿非虛心煩非寒，乃鬱熱下注，如四逆散之下利，同是熱證矣。水陰隨熱下注，不能上升，故心煩咽痛。如近今所傳白喉證，是白喉書言其咽白爛，不可發汗，亦不可下，當一意清潤，其書甚夥，而不知仲景猪膚湯實開其先也。白粉熬香，和中止利，其白蜜猪膚，則清潤之極品。觀今湖南白喉證書，而此節之義明矣。本仲景此意推廣之，則白喉揭表一書，誠為猪膚湯之功臣。

黃坤載曰：寒水侮土，肝脾鬱陷，而為下利，膽胃俱逆，相火炎升，故咽喉痛腫，胸滿心煩，猪膚白蜜清金而止痛，潤燥而除煩，白粉收泄利而瀉滑脫也。

章虛谷曰：少陰之脈入肺循咽，其支者走胸中絡心，邪熱不得外發，既下走而利，又上攻而咽痛心煩也。然邪在少陰經脈中，汗吐下皆不能施，若以涼藥清之，則過其熱不得出，而腎

為水臟邪熱甚則腎水枯況又下利亡陰乎仲景巧思以猪為腎臟之畜而膚微涼用以滋腎水而清熱米粉與蜜甘緩和中蓋經言脾常著胃土之精也法天地而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是言脾胃之氣上頭下足無處不到本由內而出外者蜜者花英所釀得天地生發之氣與米粉調劑故可使邪熱隨脾胃之氣外達則下利上痛自止蜜本滑腸而下利反用之其理法豈不淵妙哉或者解作潤燥之劑若是燥邪大便當乾結何有下利乎是止如蜜為潤燥而不審其病情則不知仲景用法之精妙矣或曰熱邪既已上灼而咽痛是火淫炎上之理何以又有下利耶余曰腎脈上貫肺循咽喉肺之表大腸也凡人身之氣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合乎天地升降之氣也邪熱隨氣上行極而下即由肺之表而傳大腸故又下利也如雲氣之上升必四散而後化雨下降故邪之從裏而升者必由表而降也若寒傷少陰而利者是下焦陽氣不固而無咽痛必有畏寒厥逆等證或有咽痛亦因寒邪外閉之故則大不同不可不辨且咽痛亦必有虛實迥殊其喉不甚紅腫而帝中下垂者腎經虛火用猪膚湯等法倘已誤服涼瀉而虛甚者漬桂附八味引火歸元若喉赤腫其帝中反曲而縮者風火閉於肺胃用麻葛大發其汗佐苦寒瀉火或腫甚氣塞欲死者用刀刺出其惡血但可刺喉旁不可傷帝中傷帝中即死也

按學者由此義而擴充之則治法思過半矣

猪膚湯方

猪膚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溫分六服